

当没人再管“闲事”时

一周史记

下周史上那点事儿
(9月30日—10月6日)

本报记者 王昱

1994年的10月3日,联合国公布了一份二十世纪最血腥的报告,说在刚刚发生的卢旺达大屠杀中,至少死了50万人。后来的统计显示,这个数字过于保守了,作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单次屠杀,有80万-300万名图西族人死于胡图族人对他们发动的种族灭绝,屠杀之残酷让十年之后参加纪念会的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都不禁流泪。

惨绝人寰的卢旺达大屠杀除了

泪水,还留下了个后遗症,那就是非洲国家每当纪念该事件时,总会埋怨上几句美国等西方国家“不作为”:你们不是自居“世界警察”吗?这么大的屠杀为什么要袖手旁观?

抛开美国有没有做“世界警察”的资格不谈,需要承认的是美国在卢旺达大屠杀中的表现的确一反常态——不仅没像后来科索沃事件中那样,绕开联合国直接冲上去维和,甚至都没争取联合国授权出兵,而是和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一起“心平气和”地研究怎样“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该争端——就这么一直研究到卢旺达那边杀的没人可杀了,屠杀自行结束。

为啥“暴脾气”惯了的美国当时会突然转了性呢?这事儿得从卢旺达大屠杀发生一年前说起。联合国确认卢旺达大屠杀的这一

天,恰好是曾震惊世界的“黑鹰坠落”发生一周年——1993年10月3日,美军在索马里遭受当地武装分子突袭。本来,美军此次行动是获得联合国授权的,奉命去抓捕曾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抢劫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当地军阀。但索马里民众在军阀的洗脑宣传下,误以为美军是侵略者,所以授权维和的美军一进入当地就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遭受了美军自越战以来最惨痛的军事失败。让美国政府更受打击的则是事件之后的各方评价:美国国内对这场行动中18名美国大兵的死亡痛心疾首,质问政府为何要流美国人的血去管“闲事”。而国际舆论则恰恰相反,由于冲突至少造成3000名索马里人死亡,一些国家趁机指责美国滥杀无辜。

本来奉联合国之命前去维和的山姆大叔,到头来损兵折将不说,还闹了个里外不是人。痛定思痛,时任总统克林顿感叹说:“美国给索马里送去了成千上万吨救援物资,索马里却还给了美国十八口棺材。”于是一挥手让美国大兵们从索马里撤了出来。

知道了这么一段“伤心往事”,你就不难明白在卢旺达大屠杀时美国为何会袖手旁观——据说当时驻守卢旺达的联合国维和部队司令达赖尔将军曾拍胸脯说,美国如果肯派5000名士兵给他,卢旺达大屠杀就能被阻止。但问题是,美国如果真的参与到卢旺达的这场种族纠葛中,面对杀红了眼的胡图族人,又将发生多少次和“黑鹰坠落”类似的事件?美国国内和国际舆论会怎么说?

克林顿扛得住吗?从索马里“黑鹰坠落”到卢旺达大屠杀,实际上体现了美国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一个悖论,那就是不管“闲事”要挨骂,管了“闲事”却要挨更多的骂。而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个悖论的表述则更加可悲:“以暴制暴”是不完美的,但很多时候,人们找不到除此之外更有效的遏制人道主义灾难的方式。

如今的索马里不仅是海盗的贼窝,其境内的索马里青年党还刚刚制造了震惊世界的肯尼亚恐怖袭击。应该说,这些其实都是1993年美国在索马里“半途而废”的后遗症。至于卢旺达百万具尸体为国际社会留下的争论,穿过科索沃战争的迷雾,穿过叙利亚化武危机的疑云,或许还会陪伴人类社会走上很长一段路。

说说美伊那段“蜜月”期

□本报记者 王昱

当地时间9月24日,第68届联大会议举行了首轮辩论。尽管奥巴马与鲁哈尼可能在联大会议午餐会上会面的猜测在最后一刻被伊朗否认,但从两国元首在联大会议第一天的发言中不难看出,两国都存在缓和双边关系的意愿。

从去年差点为伊朗拥核甩开膀子开仗,到今年双方领导人在联大会议上互抛媚眼,美伊关系的破冰已经算是“神逆转”了。不过,当媒体都在热议美伊是否有可能握手言和时,不知会有多少人想起,仅仅35年前,这对今天的冤家还是最亲密无间的盟友。



1977年11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卡特(右)在白宫欢迎来访的巴列维。

从“稳定之岛”到“邪恶轴心”

历史上伊朗大量的土地和财富被宗教界所占有,而巴列维所谓“白色革命”的核心正是土地改革,具体做法是由国家出面强制赎买各大清真寺超过限量的土地,再分配给无地农民。巴列维政府与以宗教领袖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宗教人士至此撕破了脸皮。

实际上,即便到了1978年伊斯兰革命前夕,如果光看数据,伊朗的形势依然可谓“一片大好”。在经济上,“白色革命”成效显著,伊朗年经济增长率连续10年超过10%,国民收入更是成十数倍增长。在军事方面,由于美国允诺向其出售任何常规武器,伊朗摇身一变,成了有着“海湾宪兵之称”的中东第一军事强国。伊朗的迅速崛起,让扶植巴列维的美国颇感自得。以至于直到“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不到10天,美国总统卡特还在称赞伊朗是中东这个多事地区的“稳定之岛”。

然而,伊朗在世俗化过程中出现了过去宗教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的贫富差距等问题,当被富裕阶层抛弃的底层民众与既得利益受到侵害的宗教界势力结合时,炸碎巴列维王朝的黑火药就已经配好了。1978年9月8日,黑黑发生反对派与军警的严重冲突。霍梅尼通过全国九千多座大大小小的清真寺广播,发表了要求信众推翻巴列维政府的演讲,伊朗伊斯兰革命正式开始。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国王登上了流亡的专机,伊朗延续了2500多年的君主制正式终结。

霍梅尼所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首脑,最高宗教领袖才是真正的统治者。霍梅尼极力反对巴列维王朝曾推行的世俗化政策。而扶植巴列维完成的独裁的美国,则被描述成“大撒旦”。为了摆脱伊朗受到孤立的局面,霍梅尼还奉行“输出伊斯兰革命”政策,鼓动中东其他国家建立与伊朗类似的政教合一体制。伊朗这个美国昔日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摇身一变,成了西方世界眼中的“邪恶轴心”,而今天,输出革命失败,经济陷入困顿的伊朗又回到了当年“西亚孤儿”的地位。

从“西亚孤儿”再回到“西亚孤儿”,美国对伊朗失败的“培养史”,其实正是伊朗困局的主因。对于像伊朗这样一个创造过灿烂古文明的国度来说,自己的路最终还是要自己走。伊朗如此,中东如此,整个世界也一样。

山姆大叔领养“西亚孤儿”

知道些二战史的人大约都会对“德黑兰会议”这个名字有点印象,不过,若问美英苏三国为何偏要跑到既非敌国又非盟友的伊朗去开这样重要的会议,恐怕就知者寥寥了。

实际上,更鲜为人知的是,在二战中伊朗差一点上了轴心国的贼船——当时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开创者礼萨·汗不甘心当英国和苏联的半殖民地,频频向法西斯德国伸出橄榄枝,把斯大林和丘吉尔都吓出了一身冷汗。伊朗的战略位置实在太重要了,不仅能北向威胁苏联的巴库油田,西向更会与轴心国的非洲兵团一起来击英属殖民地。于是到了1941年,正当二战各方拼得油枯灯尽时,苏英两国竟然“忙里偷闲”,各自抽出一支偏师开进伊朗,端着刺刀“请”礼萨·汗写退位诏书,让位给他的儿子礼萨·巴列维。从那以后直到二战结束,伊朗名义上虽然是独立王国,享受的却是标准的战败傀儡待遇,连自家首都请客开会这么重要的事儿,国王巴列维竟然是在会议开始几天后才接到照会。

然而正是从那以后,傀儡国王巴列维开始秘密接触被他日后喻为救星的美人。而美国看上伊朗的原因说来挺纠结——总统的顾问们研究一通后,发现伊朗是个标准的“西亚孤儿”。

的确,数遍整个西亚,恐怕也很难找出第二个像伊朗这么“十三不靠”的国家。论人种,在

西亚闪米特人的汪洋大海中,伊朗人是唯一能和欧洲人攀上点亲戚的雅利安人种。论文化,伊朗的波斯文明比作为中东主流的阿拉伯文化年轻整1000岁,导致后者一直没能将其完全同化掉。论宗教,伊朗又是中东唯一一个什叶派人数占优且长期掌权的区域,与环绕四周的逊尼派各国长期互看不起。至于与国际其他列强的关系,就更不必说了,光英俄两国20世纪对这片土地的盘剥,就够伊朗人民记上几百年。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伊朗的这种状态却正对了美国的胃口。培养伊朗成为中东的“样板国家”,既不用防范其成为伊朗世界的盟主而尾大不掉,又不必担心它投靠自己的死对头苏联,该国还是仅次于沙特的石油大国。这么理想的盟友到哪儿去找?

“看上去很美”的培养史

既然决心要认伊朗这个小弟,自然要替人家消灭,而伊朗当时的要求,就是期望美国能帮它把苏联人和英国人请走。

苏联人好说,在美国一番冲樽俎下来,不仅让其打消了在伊朗境内扶植共产主义的野心,连军队也在二战后不久撤走。这让伊朗政界和民众对美国的好感一下子达到了顶点。

相比之下,赶走英国的过程有点曲折。英国在伊朗的主要产业是垄断伊朗石油的“英伊石油公司”。对着英国这么个亲戚兼盟友,美国不好意思直接轰它

走。于是出来打圆场,建议将该石油公司的利润五五分成,英国拿一半,伊朗也分一半。不料英国人不买账,伊朗人也跳出来反对。借着民族主义思潮上台的伊朗首相摩萨台坚持要将伊朗境内的油田全部国有化,并且说干就干,出兵把油田全部抢了过来,加上英伊闹翻后,英国的封锁让伊朗政治经济陷于崩溃,担心伊朗因此赤化的美国最终出了个昏招:1953年,在英美谍报机关的支持下,伊朗发生政变,民选的摩萨台政权倒台。国王巴列维在美金和美式装备的护卫下坐上了专制国王的宝座。

美国策划的伊朗1953年政变被认为是种下伊朗与美国日后仇恨的一颗种子。不过,这一后果并没有立刻显现出来。恰恰相反,政变后的伊朗自此之后反而开始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期。在美国的力主下,英伊最终在石油项目上达成了妥协,伊朗得以在英伊石油公司的利润中得到丰厚的分成,再加上美国的援助和技术指导,政变后不到两年,伊朗的石油年收益就从1954年的3千万美元暴增到1956年的1亿8千万美元。

手里有钱,背后有靠山,自20世纪60年代起,咨询了美方意见后,国王巴列维开始推行旨在“将伊朗发展成为世界第五工业强国”的“白色革命”。讽刺的是,正是这场号称“不流血”的革命却最终造成了巴列维王朝的倒台,最终造成伊朗与美国间的决裂。因为这场革命中,巴列维得罪了他最不该得罪的人——伊朗全体什叶派信众。



1979年2月,反对巴列维的示威民众举起霍梅尼的巨大照片。